

渭南文集卷第一

山陰陸游務觀

綫裝書局

表

天申節賀表

化國之日舒以長運啓千齡之盛天子有父
尊之至心均萬寓之驩敢即昌期虔申壽祝
中賀恭惟
任繼愈署簽



宋集珍本叢刊

第七十七册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系列

宋集珍本叢刊

第七十七冊

任繼愈署簽



綏裝書局

中國·北京二〇〇四年

第七十七冊目錄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續)	魏了翁		一	
平塘陶先生詩	宜秋館刻本	陶夢桂		七七五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十三

錫山安國重刊

狀劄

辭免召赴 行在狀三月十八日

伏準今月十四日尚書省劄子備奉 聖

旨李臺魏某范子長並召赴 行在某位

下人微不當僭有辭免伏念某孤遠之蹤

去秋以待養不便力輟外補誤恩從欲界

守近歷萬里西歸今春僅至蜀口脫身風

濤竊盜之區謂將善還田里以需闕次而

遽聞逆賊之變義不容與賊俱生亟回江

陵以俟平定敢謂 清朝東記憐其間關

狼狽再頒收召自當聞 命首塗即趨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卷二十三

宋集珍
本叢刊

闕庭竊緣今來逆賊援首蜀道已通欲望

朝廷將賜敷奏寢免新命仍令待嘉定元

替羅植闕以便私計實出洪造

辭免召赴 行在狀四月二十六日

照得某準尚書省劄子閏四月二十六日

三省同奉 聖旨魏了翁召赴 行在某

位下人微不當僭具辭免伏念某養以陳

廼久玷館學歲在丙寅以待養不便力輟

外補誤恩從欲界守漢嘉歸去蜀口適遭

與賊之交亟回江陵以俟平定繼叨收召

聞 命未幾復報諸賊遂具控免申告

朝廷一面起發 公途聽候 指揮行至廣

安軍方被寢免之命仍奉所生之親以還

里舍待次年餘方杜門以便親醫 忽又

準今來新命在涉寒遠實極 靡崇况 聖

上總攬之初鴻儒碩輔咸萃 才朝公微

晚生得此望表自當聞 命首塗即趨

闕庭以觀更化之盛冀及明時少容展竭

竊緣某向來陳乞補外之日正以所生之

親不諳風土氣疾時作歸途又以聞變往

返沂公今驚魂甫定若再為萬里之役必

不能將親就養人子之義實非所安欲望

朝廷特與敷奏收還召旨姑畀真祠或仍

與在外一合入差遣庶幾稍便侍養不違

初心

論四川改官人積滯劄子赴 劄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卷二十三

宋集珍
本叢刊

某伏見四川改官人引見員額自數年來

班次之入有至六年以上者人才滯淹莫

此為極利路帥司嘗有申請竟從中格制

司又嘗刷具邊邑再以奏陳雖即報可然

猶候換給日方理須入月日邇者明經津

告逾趙二年亦云異數然尚有四年積滯

終未有以大愜士心竊嘗參稽議者之說

蓋曰人之精力有限今棄之於方壯而用

之於既衰急賢渴治宜不若此又曰所在

縣邑類多闕官今不以委之於京官之稍

自愛重者難以選人之貪懦右選之寵庸

者亦得以例為之或委之於初官之攝事

者又說曰以三人奏舉閔陞又五人保任

改官夫八人者既以爲可用矣則當汲汲用之乃反因舉主及格授之閒散至於五六年之久是不惟無罪而廢黜之且反不若未有舉主則猶足以祿仕也是三說者誠士論之所通患然言之固已爛熟而朝廷卒未能有所變通於此則以言者徒能爲淹滯者慮而不知爲國家事艱惜耳某竊惟國家事體務在奉行故事謹守成法祖宗已有之規不可以輕紊祖宗所未有之事亦不容於初爲今君臣上下保治於小康動由舊章固有改作作用能憑藉扶持持躋世熙治明效大驗蓋可略睹然猶惟夫今日之事既曰動由舊章而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卷二十三

三

宋集珍
本叢刊

獨於改官人待次一事本非祖宗舊法或者尚曰趨班放行恐非故事此某之所甚惑也國朝自天聖以前諸路薦吏未嘗限員而在京臺閣及常參官皆得薦人舉員雖寬條約亦簡而改官者不過數十人其事與今不相似某更不敢遠引止以慶曆以後明之且自慶曆視天聖舉員則既疾矣條約則既煩矣而改官之數歲日益增然選人磨勘應格者猶不越旬日即得引對未有待次者也皇祐中始有待次者六七十人吏部即以爲言治平二年又積至二百五十餘人賈直孺爲御史中丞力陳滯留之弊三月辛丑詔書郎命輔臣

所以更張之迨元豐著令乃以五日引一甲每甲引三人蓋專以班次積滯爲慮元祐初改又慮垂簾日門謝或有淹延令崇政殿引見訖即赴內東門謝所以爲改官人慮者委曲若此至紹聖忽復元豐之制相承至于紹興未之有改至隆興之初始以八十員爲額而吏部已謂員額拘礙必致留滯詔吏部且依常年放行乾道三年東南改官人以百員爲額而四川以二十人爲額吏部侍郎黃鉞以爲多寡不鈞乃通爲額百二十員由是改官人無復有待次者七年十月僅有溢額者三千餘人至來春引見吏部以爲請詔特令具奏引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卷二十三

四

宋集珍
本叢刊

見由是更不限定年額夫自冬徂春不過待次三閱月耳當時之論已深以滯淹爲憂亟令引見更不限額至淳熙始以臣僚一時之請再定八十員爲額員額之狹蓋自此始而四川僅存十五員之額亦前此之所未有也然員額雖狹而時有趨放只如近年楊鼎明帥蜀嘗以爲請旋即施行吳侍郎於更化之初又嘗建謂待班人一面作邑亦復報可蓋未有若今日待班之改官三百餘員當有六十人改官雖不以盡然且絕長補短亦當有四十員今每歲止以十五員爲額故滯淹之數自五員而

積也又如科舉取士南宮約三百人四川類試約百人是四川亦當四分之一若以每歲引見改官入八十員以四分之一言之則四川亦當得二十人也額今止以十五員爲額則滯淹之數自五員而積也東南一百二十郡歲得五十七員及捕盜入負改官是二郡而得一人四川六十郡而歲得十五員是三郡有奇而得一人額之不均亦莫甚於此故東南之班未嘗溢額而四川之班每待父父其利害蓋亦顯然况自近日以來制置大使司歲有職司狀十五員選大改官每以職司爲應今一年便有一班之數則改官者因此稍衆積滯

之因亦未必不由此七八年前待次者不過一二年而止雖施趙二年而尚有四年之積祖宗故事有罪者展年引見今舉員既足而五六年方得引見是使天下皆爲有罪之人似於明時待士之體有所未周急賢之道亦不宜若是其緩重以祖宗舊法亦不若是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獨此一事固守近比輕變舊章良爲朝廷惜之意者朝廷亦未必有意於輕變舊章持未以有以是告諸吾君吾相者制置閣學侍郎方以脩名偉望典領方面有如入才之入施朝政之入曠比比皆然如某鄙說或有可采蓋以上之朝廷有如慶曆故事

慶曆故事不越旬日即得引見元豐以後故事五日即引一甲乾道三年故事通以百二十員爲額不爲東南四川乾道七年故事待次人特令引見更不限定年額此皆載在故府猶可覆視若曰時異事殊不容膠柱則求之近比如頃者丁卯戊辰嘗所施行或盡數越放或一面注縣僅舉其一而行之豈惟人才無滯淹之歎凋邑無闕官之慮而於朝廷急賢渴治之意所關甚大爲士者似亦得以免於舉員既足常遷而黜之謂也陵節儉言某知罪矣

某倏夜寵靈莫知攸措顧人微位下不當

輒有控辭然念寓直木天蓋示有功之勸作鎮方國亦疇已試之庸而某賦質竊蒙蒞官曠弛既黜識平之寄復塵漕輓之司雖勉竭於頓庸曾未知於補報敢圖異東忽誤恩除遂十三年策府之舊遊界四千石列城之新命荷恩至此揣祿蔑然黨初出位之嫌弗控循牆之避雖逃公議沆愧異數躋昇非人某見已擇日祗拜成命遵照元降指揮前去交割新任職事外所有直祕閣恩命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寢免施行

申尚書省乞檢會元奏賜橫渠先生

謚狀

照會某前任潼川府路提刑兼權運判及後來正除運判日會兩次具奏乞將先儒周頤程顥程頤特與賜謚俱荷 聖慈並賜俞允天光俯燭正學昭明藐然孤蹤信謂榮幸惟是第二次奏狀貼黃為故崇文殿校書郎同知太常禮院橫渠先生張載併致易名之請蓋為四人有功正學事體一同聞已曾下札官勘當然至今四年未嘗施行學士大夫不無缺望照得橫渠先生奮乎閨中闡明孔學窮極道奧徧覽而獨造兼賅而不累其於理氣性命之分屈信聚散之感發前代不傳之秘示後學有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卷二十三

七

宋集珍
本叢刊

已之端不疑所行不懼獨立蓋聞代豪傑三先生之羽翼也方卒也門人嘗欲謚為明誠中子程純公問司馬文正公則謂弟子諱師不合於孔元祐四年秦鳳路提點刑獄張舜民有請於朝謂先生學際天人誠動金石著書萬言陰陽變化之端仁義道德之理死生性命之分治亂國家之經罔不究通蓋孟軻揚雄之流如荀况輩殆不足進自其既卒中外臣僚錄其平生以言于朝或乞賜田或乞錄用其子或乞降謚今乞檢會臣僚累奏於三者之間九司以厚其終者舉一而足庶使褒賢之典獨見於本朝舜民之奏可謂懇切而歷年浸

尋終未講行乃自此歲得其傳者而朱文公張宣公呂公休公先已賜謚為之倡者如周元公程純公正公繼亦得請尚此獨闕寧無遺憾望 朝廷特賜敷奏檢會某嘉定十一年內奏狀再下禮官遵照近例速與賜謚上以補先朝之闕典下以慰學者之公望其於新良善俗所關不小

申尚書省乞蔭補表姪高斯謀狀

某伏觀慶元重修令帶職奉郎以上初遇大禮應蔭補子孫而陳乞蔭補期親謂見有子或孫白身者照得期親則嫡兄弟之子皆是若使同姓嫡兄弟則因不待言然亦有元是嫡兄弟而偶因出繼者若緘黑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卷二十三

八

宋集珍
本叢刊

不言則 朝廷無由悉知敢犯嚴譴輒有控陳以冀垂察伏念丁翁之祖父娶高氏生七子男其第六子曰靜以祖母之兄高慎無子自繼祿間取養靜為子後來靜既知為魏氏子嘗欲歸宗却因以請本州文祥有各籍生孔部忌費申明遂遣了翁代歸本姓比歲本生父母歿了翁兩次並乞辭官持心喪已蒙 朝廷允許惟是生有劬勞之恩終未有以報塞又念今官致帶職員郎而本生父母不得封贈各該奏薦而嫡兄弟之子不得與欲歸本宗而父母之命不可違一念及此莫知攸措偶因讀史至三國志其間一事偶與此合且朱然

本施氏子也朱治未有子然年十三治取以爲嗣然嘗請歸本姓吳主不許然既卒父喪乃表其子續還爲施氏後以奉本生祭祀乃知此事揆諸人情或在可察了翁伏見本生父嫡子奉議郎高載與了翁係同胞兄弟辛勤一第官未及員郎而卒有子繼謀在了翁爲本生父之嫡孫親兄之嫡長子前一次明堂大祀了翁合該奏陰緣丁本生母喪有礙陳乞公再遇大禮了翁雖有二男並係三身若論人情豈不欲先任其子繼本生之志未報私心實有未安今來妄意欲將台得恩澤一資奏補親兄之子高斯謀庶幾憑藉寸祿以奉本

辭免除起居舍人狀

臣命自天瞻躬無地伏念某階緣薄伎塵玷儒科作牧作監雖久勞於外服非卿非監遽躋冠於庶僚適於三年更迭之間兩拜元日召除之命詩思異甚揣庸蔑如而况載筆右砌聯輝西省茲公朝之感選而儒士之榮觀非所據而據焉方慙又假莫之爲而爲者曷真除念明時不至於乏

才雖疎矣奚嫌於反汗欲望朝廷鑒其衷悃賜以數陳俾仍服於舊官圖終酬於異獎所有恩命某未敢祇受
巧祠申省狀 八月十六日
某冒干嚴分僭有控陳某猥以空疎克員記注謬榮無補挺咎自招項自八月以來忽染瘧寒之疾遽投剛劑速取瘥平而留毒重心熱不泮肺肝熏灼嗽逆上衝脈息沉綿肌膚銷鑠醫藥更而莫効藥已徧而罔功自憐薄命之浮危上負清朝之簡拔重念某起繇寒地早玷儒科大行皇帝慶元龍飛首被親擢尋以學官歸職歷事嘉泰開禧既詭外庸游叨劇寄茲又猥從禁列日望清光始終恩榮度越流輩近者駭聞末命力疾造廷羸頓之餘一慟幾絕幸蒙子告全護餘生然而弓劍方新不與攀號之列几筵如在莫伸朝暮之哀哭泣悲摧益增疾狀矧嗣皇訪落之旦正始初精厲之時願以疲駑之軀少伸臣子之分乃自纏於災政曾弗遂於廉損內愧私心外慙公議尚覲顏於乃位將逮戾於厥躬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洞察忱誠之請俯矜危迫之情姑畀祠廷生還里舍儻未填於溝壑尚圖報於丘山

再乞祠申省狀

某上冒蕭鈇之誅游瀝忱誠仰干造命某

遇者力疾自陳願勾叢祠以延旦夕之命
愚誠未格尚闕俞音自揣位下人微豈應
將有童瀆而奄奄餘息生意索然敢復歷
陳上希從欲重念某得生多幸罕所疾苦
筮仕垂三十年未嘗一日以疾謁告庶殫
勤瘁少補迂拙而今茲一病頗劇不聊有
生身遭倖焚命在絲髮矧六龍御天之始
公卿百辟咸造在庭螭坳記言詎可曠職
而其根以負薪之疾杜門養病形神支離
氣血枯瘠非假以歲月棄去人事一意休
養則病根不鮮少有觸撥隨即發動必將
日蝕月削以速危亡伏望 朝廷特賜敷
奏於其一再祈請蓋出血誠更無纖毫矯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

卷二十三

十一

宋集珍
本叢刊

辭免除起居郎狀

倏被寵靈莫知稱塞伏念某一從蜀道再
點周行聰明不及於前時名實未加於上
下冢宰掌治司馬掌政偏叨列屬之榮祕
書非監太常非卿又忝庶僚之長遂晉臨
於西省俾入侍於東墀既分量之已盈致
洞燭之交休重惟未至早仕 先朝乃於
刀劍之上賓不與冕裳之出俟况嗣皇新
服厥命羣臣咸造在廷而當嬰疾之餘歎

上祝釐之請素餐若此清議謂何宜居幽
黜之科蓋誤序陞之遞左之左右之右漸
無記言司過之能可不可然不然必有求
去得迂之謂儻遂安於次補將自速於貼
危欲望 朝廷特賜敷奏覆賜累陳之曠
丕昭從欲之仁亟昇祠官改圖邦哲非惟
少遂微臣陳力之分庶幾不累公朝知人
之明所有恩命未敢祇受

丐祠申省狀

某不避嚴誅借陳危懇某根由疏述再點
班行分量既盈咎咎狎至去歲之夏暑威
所侵偶為庸醫誤下剛劑蘊毒不甯以貼
於危正當訪落之初數上祝釐之請而愚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

卷二十三

十二

宋集珍
本叢刊

誠未格及玷序迂黜勉支吾因循留滯自
春涉夏氣候和平雖病根未除而疾狀不
作乃自庚伏以後炎敵外攻氣類相求舊
證復出肺肝熏灼嗽逆上衝曾經耗傷之
餘所存血氣無幾三寒之劑寧容再試平
補之藥又不相投自揣餘生未知攸濟及
今未其不即衰鳴亟辭寵榮退就閒散則
迂延歲月寧望生全欲望 朝廷特賜敷
奏檢會去歲累申昇以祠廟差遣一次庶
休疲瘁以免危亡干瀆鈞嚴下情不勝皇
懼

再乞祠申省狀

某輒犯威嚴再伸悃歎某頃以炎敵所鑠

舊疾侵侵雖形跡未衰衣冠粗曩而根苗
弗剪歲月滋深或卧興之不時或喜愠之
攸觸頭岑岑而若醉醺醺以如焚自揣
浮危速祈聞退而忱恂未格 詔旨莫俞
早夜以思進退維谷矧惟初政分任羣工
洞然無疑倚以共事獨抱鷥愚之質無能
損益於時雖衆集而不多雖百無而何闕
支持病跡俛仰周行終亡用於朝廷徒有
漸於風志用是累陳私懇頻瀆公朝敢冀
鈞遠持爲敷奏假之祠廩俾返故鄉若幸
保於生還誓勉圖於後効

重校鶴山先生八全文集卷之二十三

重校鶴山先生八全文集

卷二十三

十三

宋集珍
本叢刊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二十四

錫山安國重刊

狀劄

三乞祠申省狀

照會某頃嬰劇暑遂感宿病兩具公申力祈閒廩莫回天聽尚闕俞音仰體公朝涵養之私退守微臣靖共之分嫌於頻瀆以取厭煩勉強支持避逃瘵瘵終以暑威內鑠熱毒上衝體溫目眩疲肢足弱深虞荏苒自速顛危矧惟要近之官莫如言動之寄而迂疎自信愚戇不移顧以病軀有妨賢路饗榮弗去公論謂何欲望朝廷更賜敷奏速昇祠廟差遣一次庶幾少休歲月以俟安痊或未忍棄捐郎乞檢會近降更迭肯揮與在外待闕差遣倘未湊先狗馬尚有再備使令之日

四乞祠申省狀

照會某頃因宿疾力丐真祠冒童瀆之再三冀感通之萬一未蒙鑒謔屬觸報聞蚤夜以思進退維谷重念某被遇先帝幾三十年惟知極竭真純上報恩紀未嘗虛言遜避仰欺朝廷試用歷陳以彰忱悃某自始立朝請外者再迨其在外辟召者三辭官者一則皆各有其故某歲在乙丑偶因召試力沮開邊之議大忤權戚即所外補以便奉親訖于明年游請乃遂歸未及里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卷二十四

一

宋集珍本叢刊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卷二十四

二

宋集珍本叢刊

復忝命召揆諸情議所當引辭戊辰更化之初枚召眾正誤嚮曩直首玷特招宜不可辭而某以親年既高侍養不便陳請至再卒遂初心戊寅之春除直秘閣又以異數不當冒受亦一控免此外如守嘉守眉守漢守潼郡里非不高為憲為倉為漕為帥事任非小重而自量材分猶可勉勉故未嘗虛有遜避至受宝之歲月正元日招徠盛舉觀聽所闕而某亦不敢固辭以煩朝廷處分某之進退去就良可槩見乃自去歲數請局田及今夏秋又及三四方聖明御極俊彥盈庭某非病狂喪心乃至數有懇扣實以不諳風土誤投熱劑以成痼疾纔過涼燠之交陰陽交搏即感寒熱深懼因循顛踣絕望生還是敢干誅期於得請某非不知人情多忌謗詆百端不謂其飾詐以沽名則誣其矯亢以要爵而某寸心耿耿天日鑒臨罔恤嫌疑必祈造化欲望朝廷察其務實之有素矜其自知之甚篤檢會累疏曲為敷奏畀以祠廟差遣僅少休歲月猶有生全之望誓將餘日圖報大恩

五乞祠申省狀

某自六月以來舊病所迫四上祠官之請至經累月未拜俞音所當陸續控陳期於從欲會從臣移疾朝論紛紜某倘於斯時

申述前請則適以滋貶比之或重沾激之
嫌姑且遲回以須少定蓋欲稍全事體庶
幾無駭觀瞻而連日之間積勞爲疹疾勢
益侵不容更有延延是用不避形迹之嫌
投誠造命之地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檢會
累中界之詞庶庶幾偷安歲月扶養病軀
儻未盡先狗馬尚有圖報之日

辭免除工部侍郎狀

竊被寵靈莫遑寧處竊惟天生五材而民
並用國有六職而工與居是爲要近之官
匪宜繕修之事況於侍從言語之列當以
論思獻納爲忠苟非其人莫贊而長重念
其涉世太早屬時多虞始因取忤於權臣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卷二十四

三

宋集珍
本叢刊

不幸見稱於公論以是自信不疑所行然
守此而弗移故動焉而得謗盡言無隱則
人指爲異論直情徑行則人疑爲沽名性
其無愧此心是以不遑他卹今乃振由薄
命久抱沉痾一年之間移病半之六月以
來請祠屢矣又束裝而俟命忽出縛以誤
遷喜懼交變進退維谷藉曰饗榮而冒受
豈容力疾以自持况其稍識去就之宜粗
知護命之戒不知引退將速顛隤欲望
朝廷更賜敷奏覆覲累陳之牘亟垂從欲
之仁外敢具文必期得請

丐外再申尚書省狀

照會某自夏秋以來舊疾發動屢上詞官

之請未蒙俞允反玷序遷控避莫皇眷留
逾切感深刻骨涕下文順豈應固守不移
之愚徒取厭煩上孤隆遇次自効職以來
靖共朝夕誓言報稱不敢言去而近日以
來積陰爲疹病本益深霜露所乘寒熱間
作若不再申前請必速顛隤敢望 朝廷
更賜敷奏檢會累申速與官觀差遣庶幾
孱累暫寄江湖以養餘病候其痊安別聽
驅策煩瀆公朝無任皇懼

再辭免除權工部侍郎奏狀

臣竊見近來羣臣請祠者外止是三兩次
不允不敢更有奏申初除權從官亦止是
一次辭免別無再辭跡例臣今請祠已至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卷二十四

四

宋集珍
本叢刊

四五辭免已是一次自不當更有煩瀆緣
臣尚有不得已者須至盡言故敢昧死以
陳臣聞之道路自數月以來有人謂臣不
當爲異論之唱以致衆言紛紛有人又謂
真德秀初對乃是臣實教之又有謂 朝
廷疑臣多言不令再侍講筵故有慾望求
去不已後來臺諫及輪對官文字或論分
朋之黨或要譽好名大抵皆是指臣與德
秀諸臣以孤述之蹤實是疑畏不敢辯白
會臣舊疾再作寒熱交戰晝靜夜劇恐漸
成廢削故因此引疾求去不敢它有指陳
以費 朝廷區處又以取忤于議者然而
臣之愚衷終有未白故不足以仰回天聽

致六頒不允之詔雖國家眷待重臣亦不
過若此至感深至泣恨無以報若更有隱
嘿不允以聞則臣之本心終無以自安且
臣自嘉泰開禧間嘗一拜以狂瞽之言觸
忤權要嘉定更化之初首蒙收召以旌異
臣之出處具有本末比歲再玷班行亦嘗
數有論建非是今日方為慷慨激烈之言
況臣所論歷歷可考且臣二月初對首告
陛下以此心即天心不可一毫有所欺次
論近來學術不明氣節不立未言元祐宰
執侍從臺諫經筵翰苑皆極天下選今當
以此為法至四月初 陛下親政臣直前
奏事謂當下求言之詔寬戰兢之令當明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

卷二十四

五

宋集珍
本叢刊

陛下愛兄之心當正山陽討賊之名必邊
制閫當用有資望人 朝廷政事當令群
臣得與聞謀議天幸不可恃當不失士大
夫百姓諸軍之心未復辨折邪正二端至
七月上封事則又論上下之情不一上以
為下下以為非上以為公者下以為私此
皆臣赤心血誠吐露傾倒更無留藏不過
為 陛下涵養心源愛惜事跡扶持初政
只願 陛下聽斷之初大綱既正事事尤
明初無一毫容私其間今議者乃指為異
論之唱夫閃倏狡獪朋邪害正乃是異論
臣今所言證諸庶民而無疑對越天地而
無愧謂之異論可乎真德秀學識文藝為

世所推主安能教王人彫琢至謂臣不得
無官故有怨望者此尤為無據觀入之法
亦嘗察其平素臣自蒙 先帝親擢以來
未嘗有所依憑躁競奚乃今日忽以不得
兼官為怨人誰信之其如朋黨之說則臣
但見今日士大夫以利合者甚眾以義合
者極少然而以利合者利盡則亦不可保
今正恐義合者之不彊而非朋黨之當慮
也好奇名之說此得隋煬帝唐德宗以來為
是以拒諫今正患士大夫之不恤公議而
非好奇名之當慮也臣自聞此等議論私自
惟念 陛下富於春秋豐豐乎如川之方
增此正百官修輔澄源正本之時當養之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

卷二十四

六

宋集珍
本叢刊

以厚不當導之以薄當養之以誠不當啓
之以欺況今天下事勢姑以一二言之只
如山東忠義已拊而尚多反側山西蕃族
未歸而未知區處正如寢火積薪火而既
然所宜及今惜陰愛日相與圖回而上下
相徇無一人言之者雖下詔而求亦漠然
不以為慮蓋遲遲兩月幸而有數人言之
則又相與環攻而圍駭焉甚者排摠詆訐
使之不得安於 朝廷之上臣所未喻
始也猶幸 陛下之不惑於浮言故臣雖
百喙交譏不皇恤也後來紛紛不已卒至
施行輕者奉祠重者錮罷又甚而至於追
削羈管又甚而至於逮治其與隸巨嘗欲

爲之辯白救誅又慮言或不從則祇以益朝廷拒諫之過非所以愛惜國體故旦隱忍循嘿而終非所安况始爲求言之說爲厚倫之說者臣也今以言得譴者相望於道則是臣實初此說以爲阱於國中也臣以此寢食俱廢恐亦將負謗於天下故數數求去不但以疾亦謂不得其言與夫衆議所集二者皆當去况今位之以論思獻納之職班列浸高則責望愈重臣皇懼莫知所出故辭之愈迫非有它也竊意陛下獎二三大臣所以未聽臣去者不過曰責德秀諸臣方以罪行今未欲使臣繼去臣一介寒微誤蒙先帝始終拔擢陛下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卷二十四

七

宋集珍
本叢刊

下一再遷除使之致位從列臣非木石方恨無以報塞且臣以應舉得官遇當磨勘仍是自陳非超然山林不慕官爵者今於美官要職牢辭固避幾若不近人情陛下於此可以察臣必有不可留者矣陛下若謂臣之去留粗關事體則今來差除已足報行中外之人皆已知聖朝寬容盡下不以言語罪臣自緣臣以疾病數求間退似於事體元亦無傷臣既以疾未能供職留令累日深恐人言日甚不自皇安已一面移文糧料院截自十月分爲頭住幫俸給聽候指揮欲望聖慈宣諭大臣檢會累申收回今來新命速除臣官觀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卷二十四

八

宋集珍
本叢刊

差遣一次庶扶病軀時伏一廬倘年歲間
精力粗充本心亦自則東西南北奔走惟
命所不敢辭煩瀆 聖恩伏俟蕭斧之誅
丐祠再申尚書省狀

照會某具切之懇已具累牘茲不瀆叙竊
惟法從之選歸生所榮別在寒微得此殊遇
所當歸承眷寵極竭疲竭終守靖共誓言
報塞而諄諄謝病數數丐歸憂邦而請不
休閱時而意逾迫豈惟有傷事軀抑亦不
近人情況於公朝當此多事而百司並府
夙夜在公乃獨譏謔屢陳私請人皆謂其
可已已亦厭其太煩而退自揣置終難勉
強若使少休歲月暫寄江湖心志稍紓拜
病粗定則廉捐効報夫豈無時若父繫榮
不知引退豈私心之有愧亦公議之不容
欲望 朝廷特賜敷奏俯憐累請速昇
祠母令更有瀆煩以重貽方命之譴即拜
始終保全之賜

照會某具切之懇已具累牘茲不瀆叙竊
惟法從之選歸生所榮別在寒微得此殊遇
所當歸承眷寵極竭疲竭終守靖共誓言
報塞而諄諄謝病數數丐歸憂邦而請不
休閱時而意逾迫豈惟有傷事軀抑亦不
近人情況於公朝當此多事而百司並府
夙夜在公乃獨譏謔屢陳私請人皆謂其
可已已亦厭其太煩而退自揣置終難勉
強若使少休歲月暫寄江湖心志稍紓拜
病粗定則廉捐効報夫豈無時若父繫榮
不知引退豈私心之有愧亦公議之不容
欲望 朝廷特賜敷奏俯憐累請速昇
祠母令更有瀆煩以重貽方命之譴即拜
始終保全之賜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卷二十四

九

宋集珍
本叢刊

職所有九月分以後至十月初五日以前
有在假乞祠及未供職日亦合行住幫却
自十月初五日供職以後再行幫支方敢
祇領須至公文

除權工部侍郎舉虞剛簡自代奏狀
伏覲朝請大權發遣利州路提點刑獄
公事無提舉常平等專虞剛簡才資開爽
學識粹明得言則篤行而無疑見義則勇
爲而不釋其再守郡符過紅巾之變給軍
餉嚴江防威聲張冠不敢犯其兩持憲
節當盜盜之衝修保伍明賞罰規摹既立
境內用清肅學非空言而才濟實用舉以
自代實允公議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卷二十四

十

宋集珍
本叢刊

應 詔薦楊子謨等五人奏狀
左臣伏覲 陛下自即位大位尊禮耆老招
延髦彥蓋昔久在外服不求聞達於時者
凡以章示好惡轉移風俗之機莫切於此
猶以爲未足也詔有位之士各舉賢能才
識之士且誨之曰豈無才德道藝蓄而未
用者待我後之人臣敢妄揣聖意於父老
未用之中徧加搜索凡得五人謹用開陳
仰冀盛舉臣伏見中奉大夫直顯謨閣楊
子謨端凝而質實寬厚而粹明家居十年
信道益篤講明義理之學以淑後進一方
之士孰經受業所趨向正雖已蒙 朝廷
爲續祠廩而精力未衰又實閒散公論所

惜朝奉大夫新知漳州府宋廣德而忠盡而平實事所當言事犯意而不顧義所不可雖見得而不爲朝廷累擢名部雖若深知其人而又在外服未究厥蘊朝請郎主管建康府崇信觀徐僑器資清方堪守道不以貧約累其守朝廷界之祠祿雖已表其廉靖而尚憲家食未見於用奉議郎通判漳州軍州事李燔學精而識明行安而節和家廬山之陽堅苦刻厲守其師朱熹之說若將終身焉嘗除職事官乃自諱以民事朝廷嘉其靖退特旨改秩雖云旌別而僉論所屬蓋不止此從政郎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卷二十四

十一

宋集珍本叢刊

劉宰秉心靜夷迪德平正居官盡瘁不求人知行修于家學修于鄉人有緩急必從扣問事有曲直必從取正今又不到選抱材里居臣謂此五人者或蒙朝廷擢用實之華近則正學直道隨事救藥不惟有補於時而清規亮節表表朝端亦足以彰示俗此於初政關係匪輕臣今所舉皆是事實後不如所舉臣甘坐謬舉之罪

辭免除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狀

右某今月十九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魏某除職子郡二十三日續進省劄備奉聖旨魏某除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頃見關某後聞成命倍惕危衷伏

念某頃因蜀疾之餘數和祝釐之請一年之內移告累旬六月以來陳情八上會玷共工之貳再薦控免之詞冀奉真祠稍圖私佚茲叨誤東終閱俞音寵論撰之隆名昇藩宣之重寄况殿閣上有三集英獨號於熱官而荆湖一有五州常正實稱於重鎮豈以抱病之身屬茲求退之頻知其不可爲而爲是謂非所據而據周章失措踴躍靡皇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曲怜病軀覆覲累陳母拘反汗之嫌俾遂歸田之願所有恩命某未敢祗受

辭免知遂寧府狀紹定五年四月

新渥照臨愚衷震懼伏念某自貽大譴又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卷二十四

十二

宋集珍本叢刊

屏窮荒忽需曠蕩之恩俾得及其田里至又盡還職秩申昇祠官既度越於前聞實超踰於當今者誤思中展昇守寧川脫命邊陲起家娶郡且殫忠力圖報鴻私而某尚有愚衷不以控聞是爲自欺某自五谿還荆上霧下潦遂成寒暑之疾繼以仲女卒于荆鄙哭泣無聊扶持西沂至雙門又有亡弟之計幾不能生會轄牛內侵驚憂乘之心氣怔忡手足戰掉幸已興疾還里正念處陰休影以佚餘齡而成命驟頒俾當郡寄方特尋故堂臣子洋難避事之時而陳力不能莫容勉強所有恩命祗受

辭免除寶章閣待制潼川府路安撫知廬州狀

三命益恭方祈反令十連有帥更誤陞華
顧惟瀚滌之餘莫稱便蕃之渥弗嫌再瀆
用歷孤衷伏念某去國八年還家萬里曲
蒙寬宥已戴生成豈期職秩之驟還况復
寵靈之狎至申加祠廩適昇郡符累茲特
異之知惕若滿盈之畏亟籲天而遜避正
躋地以陟兢未拜命音遽叨改命峻西廂
之新渙拊東蜀之舊封苟免得遷以榮為
懼載惟秉悃已具前章實以嬰疾瘴鄉驚
心江路方寇氛之未靜而家難之相仍志
慮怔忡形神勦瘵別當今日莫重上游冒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卷二十四 十三 宋集珍 本集刊

肅存撫之司已劇顛濟之懼乃若通班寶
閣侯對松階尤深據疾之慙敢後循牆之
避所有忘命未敢祇受
除寶章閣待制舉海侶自代奏狀
臣伏覩某官游侶故軍器監主簿賜諡忠
仲鴻之子也仲鴻白發大義有功 先朝
遭值權姦才不盡用侶以生長聞見克承
厥家氣粹而識明外嚴而中裕自為小吏
端靖有守人固期以遠到後以制置使崔
興之歲薦召置周行風力肅明奏論剴切
引義刺上無所回撓今詳刑一道推姦適
快伸枉察寃果毅而行以公精明而歸諸
事貪夫屏氣多士歸心 臣實不如舉以自

辭免進華文閣待制賜金帶奏狀

臣嘗聞成命倍揚危衷臣竊惟天命五服
五章示威儀之分執人主一嘆一笑開風
俗之樞機矧天正開三統之元而地節親
萬機之始簡修別恩旌善勸勞器各可濫
於假人爵賞惟加於有德而臣迂疏而寡
實用愚陋而乏通方投荒既幸於生還圖
報未知於死所越足於南維之絕微汗顏
於北定之良規方期葭歲之間力控明農
之請王靈驟及商賚優加西廂峻寶閣之
華內府錫金鑒之寵職加二等服修九環
三紀勤勞夢想不到十年閒散榮望已衰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卷二十四 十四 宋集珍 本集刊

辭免召赴行在

臣倏被寵靈莫知稱塞臣聞名浮於實者
謗之府位隆於德者咎之媒自揣孤蹤偶
逢熙運惟有壹心而戮力不能宛舌而同
聲雖取忤於華韓實受知於先帝出司監
牧入侍禁嚴迨皇明繼照之初正貪和保
權之始又弗容於異論致自陷於深文方
其遠徙於夜郎已分湓先於朝露不圖膚